歷史與空間

深秋在蒼山

■朵拉

高鐵的車站叫棗莊。

我們從北京南站出發，兩點多的下午，開車的計程車司機讚賞不颳風的北京乾爽涼快，他沒注意熱帶旅客身着風衣還得加手套兼襪子禦寒。等待高鐵到站時，在南站茶坊喚來一杯熱茶。「可以續杯。」服務小姐的熱情和微笑，給秋涼的北京增添溫暖。

提着行李上列車，對號入座後，太陽就貼在窗口外，跟着我們一路朝東南向棗莊行去。

漂亮的名字容易引發美麗的幻想，那裡是不是一個種滿了魯迅文章裡的，一棵是棗樹，另一棵也是棗樹的，全村皆為棗樹的村莊？

不斷加速的高鐵列車外，風景不動聲色地速度隨着加快經過，但卻不曾消失。當列車暫停於每一個站，車長的報告都一樣，籲請乘客不要下車散步或購物，警告搭客列車馬上就繼續向前開行。乘客上車，下車，行動皆極迅捷。陌生的旅人根本不敢胡亂行走，在列車上坐了兩個多小時。窗外的陌生風景便成為旅人的視覺焦點。田園、村莊、樹林、山區、農地……熟悉的唯有天空中那顆火樣紅的太陽。

親切的太陽一直在窗外的風景畫面裡，靜靜地傾聽火車上的人低低在訴說這幾年單身在外，於江湖奮鬥時面對生活中的人情冷暖。可貴的單純天真在超過五十歲以後，就變成可笑的幼稚無知。誰人不是單身在江湖行走呢？你的痛苦是自己的，其他人絲毫不感興趣。僅有那一路沒有開口，沉默無言自北京陪伴到棗莊的太陽，在抵達棗莊車站後，成為一顆收藏了旅人錯綜心事的沉重太陽。

時間是下午5點左右，隨着下車的乘客走出來，只見一片綿延的山連山，竟無一棵棗樹。許多工人在夕陽下仍舊忙碌地進行工程的建設。棗莊的未來，由於高鐵車站，即將因此繁榮起來吧。

從前聽過蒼山，是到雲南麗江旅遊的路程上，蒼山洱海，本是金庸小說裡的地方，從昆明到麗江的半路，真實立體地就在雲南等着和我們相見。從書上走出來的景點，明明出現了，卻給人不實在的奇異感覺。

這裡的蒼山，是山東省南部，鄰近江蘇。總面積1730平方公里，人口120萬，是中國著名的「大蒜之鄉」、「牛蒡之鄉」、「蔬菜之鄉」和「文化藝術之鄉」。

可能心裡上感覺即刻便抵達蒼山，眼前圍着棗莊巒峰重疊起伏的群山看起來就是一片蒼茫的山。隨着接待的新識來者走出車站，細細的微雨落下來，不稠不密，卻稍帶寒意。來到一個陌生城市，身邊皆是陌生朋友，外遊時渴望親密的人一起牽手，那再凍再冷也不擔心害怕，反而更深切地感受到有人願意給你取暖和依靠的溫馨甜蜜。

並不深的夜，卻不得不於幽暗中行車，大概一個半小時，經過時暗時明的車程，終於從棗莊開抵蒼山。

燈光燦燦的酒店外，「第二屆王鼎均文學創作國際學術研討會」的布條，掛在嶄新建築尚未對外開放營業的蘭陵大酒店的門口，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學者。

會議結束得早，晚餐尚未備好，多出一段意外的閒情時間。有人到酒吧間聊天，有人佇在廳裡吞雲吐霧，有人悄悄溜到城裡購物。

我們走向酒店的後院，剛入住時，接待人員已經說明，後院特別建築了一個人造濕地公園。

深秋季節，不過下午五點，天色已徐徐黯暗下來，這時段若是人在檳城，還教炎熱熾烈的陽光炙痛了皮膚。可這裡是秋深的蒼山。蒼山似乎處處是山，暮色因此有了游走行移的地方，自山頭緩緩地浮游到湖邊，把周邊都朦朧模糊了。我們在淡淡的暮色中漫步，有一對年輕情侶走在前面，不停地用攝影機，把湖邊的小橋流水當背景，努力捕捉二人相處的溫熱甜美。

愈是美好，愈是稍縱即逝，時間無法停留，愛情只是一種迷人的感覺，存在彼此心間，隨着歲月流逝，一點一滴不知不覺逐漸遞減消弭。今日黃昏拍攝的照片，過幾年重看，二人親密牽手並肩的畫面，若不泛黃，便是退色。等到明白「愛那麼短，遺忘那麼長」的時候，風霜便帶着痛苦過來淹沒了他們。

然而，人的一生當中，能夠有多少美好的愉悅時光呢？望着兩張縱情歡笑的臉孔，盼願他們用心去享受此時此刻沒有陰影的快樂。

靜止的湖水，映照着湖邊的酒店房屋，當風吹拂，閃爍不定的波光將房屋的倒影上下浮游左右晃動。曾經盛開過茅草花的茅草，只餘下枯黃的瘦長葉片，一叢叢散亂在湖邊的房子外。

湖邊的房子是這幾天作家們留宿的地方。每個清早起床，拉開窗簾，發現玻璃窗外都在下着細雨。

黎明時分的竹片在風中瑟瑟抖動，冷冷的綠色中帶着不少金黃色的葉子，剛醒來的眼睛，朦朧不分明，遙望近瞧，分不清竹葉上的水珠兒，是雨珠抑或是露珠？

所有的樹，赴過秋天的約會以後，葉子紛紛染上黃金顏色，逐日化為淺褐，接着開始一片一片掉落，最後僅餘光禿禿的枝杈。

一年在加拿大，環繞洛磯山脈行車，一路看着白雪的山巔，一路又瞧見路邊的綠樹紅花。春季是如此美好，山頂的雪逐漸在融化，山腳下那無葉的樹，枝幹繼續伸展，萌出嫩綠的小小葉片，卻有另一些品種的花樹，鮮花已迫不及待，一朵朵在枝頭爭相綻放，充斥着生命力的景色叫原本憂傷的遊人，對未來的人生重新傾注期待和憧憬。

旅遊巴士抵達別墅式的酒店，已是深夜，氣候奇凍，屋裡有暖氣，就有了一晌酣暢的好眠。隔日清早醒來，打開房門，外頭一片葉子也無的樹杈上，掛滿透明得亮晶晶的霜，好像冰塊懸在樹枝上，眼見一片白茫茫，大地真乾淨。

來自熱帶，從未見過霜雪的我們，一時為之驚艷不已。同房的Q大悅，情不自禁衝出去，沒想到腳下一滑，竟跌在地上！

愛美的人，為了美景，這一跤，心甘情願。

Q和我，愛畫愛美，加拿大行是應邀與當地畫家交流，隔年為了畫荷花，特地選擇夏天到北京看荷。

荷花綻放的季節在夏日，餘下的殘荷浮在湖中，七零八落地衰敗凋萎，又是另一番光景。歲月的繁複和複雜，教人在靜靜的黃昏裡，沉默不說話，生命有許多事皆有口難言。寂寞一層一層累積起來，疊得蒼山一樣地高，高聳入雲時，再也承受不住那沉重，於是變成雨，掉落下來，滴到湖裡，叮叮咚咚作響。突然，遠處有歌聲傳來，竟是黃小琥的「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」。這和秋天冷清的湖，絲毫不相襯。歌聲在湖心飄蕩，再飛揚起來時，旋律飄忽不定，歌曲竟走了調，一種奇異的感覺在寒冷的風中裊裊上升。

有人說吃飯時間到了。生活畢竟是現實的，愛情很難在現實中存活。大家移步向餐廳，臨走前回頭眺望，是太早或太遲呢？灰蒙蒙的天空，沒有明月來相照。

人文世相

■思抑

出口

（一）

深水埗與旺角交界。滲出慘藍灰綠的天。霓虹燈招牌和煙燻灰的五層唐樓構成諷刺的對比。樓宇之間狹隘的路，車水馬龍，人來人往。她綁起馬尾，穿亮紫色短上衣，穿梭在兩旁的成衣批發店。成堆的衣服攤在架上，48元的窄身牛仔褲。

穿破爛白汗衣的小男孩，一頭油膩貼服的短髮，雜亂無章的城市和街道。灰濛的天下着毛雨，父母為他撐傘，帶他到一輛白色小客貨車去。父母不跟他一起，母親隨着玻璃窗吻了他。車駛過泥濘小路，他不停往後張望。小男孩坐在衣車前不停的為衣服縫線。更多不穿衣的小男孩。男人不時穿梭其中斥喝。他縫衣燙衣洗衣乾衣，日子過去，一頭油髮還是黏搭着油垢。他拎起那條牛仔褲，比他的身量要寬上一倍。

她拎起那條牛仔褲，毫不猶豫地付了款。

（二）

她穿過馬路。兩個中年男人對她上下打量。中年男人走過半條長街，進了一座樓。泛赤紅的接待處，女人穿着黑色半截裙，垂下一頭黑長髮，濃妝艷抹；他們互相調戲，女子故作羞澀的揚了揚手，他們走下長梯，各自尋覓對象。嘈雜的酒吧裡，有個年輕女孩跟着節拍跳舞，胸前掛着牌子，四號；她一邊搖擺身體一邊搔首弄姿，手腕上的熒光腕飾晃動，有種異樣的魅力；男人看了看她，表示沒興趣地掠過。男人走到十八號女生旁邊，遞上一杯飲料，搭着她的肩，女生有點冷漠不悅，男人是更覺得有趣了，不斷挑起話題展露微笑。

十八號女生。那時的她穿得非常樸實，不帶妝，在撫摸哭泣的母親，她把手搭上母親的手，母親不停抽泣。女生踏了上車，跟窗外的母親揮別，母親把手按在車窗上。她拖着行李下車。有個穿直條子襯衫的男人為她帶路。男人又拖又拉地把她領到長暗梯上的小房間，她交出了證件，男人離開了。破落的房間空無一物，滿地碎屑。男人不消一會又回來，領着另一個男人。那個男人撩撥她的頭髮，她起初是抗拒的，可是另外的男人對她吼了幾句，作勢打她，她就慢慢地把衣服解開了。褲子也給脫了。兩個男人又離去。

然後她掛上十八號牌子，給男人搭着肩。男人領着她離開酒吧，到小公寓裡，把衣服都脫了。男人又摟又抱的吻在她身上，她想起那些影片裡的女子。男人把衣服穿上，放下錢。管帳的男人在房門外，她把錢交了給他，甚麼都沒得到。

（三）

男人離開公寓，走在鬧哄的街道，跟另一個男人擦身而過。那個穿白襯衫的男人踏上樓梯回家。外傭跪在地板上不停的擦。他不滿意她擦得不夠乾淨，壓下她的頭貼在地板上對她又唬又吼。

那個女生決定離鄉到城市工作，接受訓練成為家傭，學習燙衣鋪被單，在訓練營裡跟一大批人睡在一個房間。有人聘她來這裡工作。有人壓着她的臉貼到地板。男人把她關到房間裡。她隔着窗張望着這座城市，沒有出口。他們離鄉來到城市，不過是來到一個荒唐可笑的地方，而她卻無法笑出聲音。

（四）

髒亂的街道上小食店的餐具散得一地。男人提着購物袋。熙來攘往的街道。購物的人仍在鮮亮的購物區裡。穿戴光鮮的人仍舊穿戴光鮮。誰也沒有為誰停下來。坐車子的人仍在車子裡，隔着車窗，張望着這座城市。城市建築物晦暗的顏色和慘綠的天空構成和諧寧靜的畫面，霓虹燈和路燈交錯，店舖發出的亮光和車輛的燈在城市裡晃。

我們的世界已經在崩塌的邊緣，你知道嗎？

豆棚閒話

借書之惑

■青絲

友人家中藏書甚豐，偌大的一間書房，四面至頂的書架都列滿了書，其中一面書架的正中位置貼着一張紙，上書「書不外借，諸君免問」八個字，每一個到書房參觀的客人，看了心中未免都有幾分尷尬。這就如某人極力向眾人吹噓自己的女人如何才貌傾城、多才多藝，卻只能在私密場合獨自為他表演一樣——既如此，又何必引領客人前來參觀，炫耀自己的藏書之富呢？

其實對於藏書者不外借書的行為，我也有着充分的理解。畢竟愛看書者眾，有書品者寡，並不唯中國一家，而是世界性的難題。很多人有借書的習慣，卻無還書的習慣，或有意、或不自覺地就把借來的書據為己有。還有人不具愛書惜書的意識，即使把書還了回來，好好的一本新書也已是缺頁破損，令書主人鬱悶不已。加之中國是人情社會，人與人交際，並不善於拒絕，不管是借書者還是被借者，都缺乏「借是人情、不借是道理」的理念，覺得一旦開口被拒絕，會很失面子，為了區區幾本小書，傷了和氣友情，是很不值當的事情。然而，又總有借書者會以背約失信來彰顯自己人性不足的部分，對於被借者來說，失去的就不僅僅是幾本書那麼簡單，還有一種殷殷盼還的期許，一種自感被愚弄後的尷尬和失落。

況且一些借出的書，或因版本，或因查禁的原因，是不易獲得的珍本，並非是有錢就能買到的，一旦佚失，無法以金錢相衡量，書主人的那種痛悔惆悵，又豈是旁人可知。於是久而久之，借書反而成為了一道橫亘在人們之間的樊籬，不少藏書者為了免卻麻煩，乾脆事先申明書概不外借，以免日後徒添煩惱。我有一熟人，做法更絕，凡遇人來借書，他就到書店或在網上訂購一本，然後贈給借者，一兩次後，別人也就醒悟，不再來問借了。

書究竟該不該借，是個問題，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做法。西晉時期，著名學者杜預把從外面搜羅購置的書運回老家，並寫信囑咐兒子，登記接收之後，要把書另藏在別的宅子裡，以免有人知曉，前來問借。唐代學者倪若水也好不了多少，他家裡的藏書很多，書架都盛放不下，只得隨意堆疊在窗下，常年不見天日。但是，若有人想要借閱，就得奉上一份束修，算是入了他的門下，才能按日輪流到他家裡看書。雖然不是明言直接拒絕，卻也等於是提高了前來借書的門檻。

當然，也有樂於將書外借的人。北宋仁宗年間，宋敏求家中的藏書很多，且經過精心校對，被當時認為是最好的版本，許多讀書人慕名來借。宋敏求極為慷慨，對來借書的士人都盡心接待。史學家劉恕年輕時到宋家借書，宋敏求每天還備下酒菜招待他，劉恕在宋家閉門十日，抄完了自己需要的書才離去。而在當時，許多士人為了借閱方便，乾脆就租住在宋家附近，以至於宋家所在的汴京春明坊一帶，房屋的租金要比別地高出整整一倍。

雖然我能夠理解不外借書的行為，但我個人並不願意這樣做，因為書的功能，就是傳播文化信息，使讀者獲得更多的客觀認識，書只有流動起來，才能發揮出更大的作用。況且，今人大都注重自己的生活空間，能到家中來借書的人多是至交親朋，對其脾性多少也有一些了解，借書者是不是真心想讀，書能不能借，心中自有一桿秤。所以雖然藏書不多，但我把常用的一些確實不方便外借的書專門列了出來，其餘的書凡有人借閱，都無不允。

南朝梁時，沈約很欣賞王筠，說：「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：『王公之孫，吾家書籍，悉當相與。』僕雖不敏，請附斯言。」表示願意效仿漢末蔡邕贈書王粲的典故，將自己的藏書全都贈給王筠。雖然將書贈予他人我暫時還做不到，但與其將書閒陳架上，不如讓人借閱，從中獲取有益的知識。書只有到了真心求知的人手裡，能讓更多的人獲益，才稱得上是得其所哉。

■藏書者的房間。 網上圖片

詞話詩說

■梁偉詩

潔淨皇后

本年年初，本欄曾探析周博賢為李克勤所寫的〈挨風科〉，並謂2010年是周博賢在歌詞創作上大熟大勇的一年，不但衝出「周博賢＋謝安琪」固有的題材和腔調，而且通過敏銳的社會觸覺和民主公義的追求，為其開展出更寬廣的歌詞創作之路。2011年周博賢自嘲「大腦便秘」，在填詞領域上減產之餘亦積極潛心進修。周迷愈餓愈饞，猶幸在謝安琪最新大碟《你們的幸福》中，周博賢獻詞九首博得詞迷一粲。其中大談2012世界末日的〈十二月二十〉和〈十二月二十二〉一快一慢固然大異其趣；難得的是，《你們的幸福》依然延續「周博賢＋謝安琪」自〈愁人節〉、〈菲情歌〉以來關顧弱勢社群的人物特寫系列，在2011年寫出了香港女清潔工辛酸的〈潔淨皇后〉。

作為《你們的幸福》中音樂上最為搶耳的一首作品，〈潔淨皇后〉不僅把謝安琪的聲線拔高到前所未有的搖滾風格，〈潔淨皇后〉更敢於正視一群默默為香港從事厭惡性清潔工作的婦女的生存困境——「抹過掃過擦過刮過用力弄走污垢 與過重過臭過百計大袋垃圾毆鬥 扭傷腰骨被雜物爛樽整損手 一周七天為活命在屋邨搏鬥 放棄了兩老放棄了舊日熟悉好友 決意帶四歲幼女與異地伴侶聚頭 一出邊境學歷練歷遭打折扣 操鄉音會被視做外星的怪獸」

〈潔淨皇后〉首先場景化了女清潔工所面對的惡劣工作條件。她們為了賺取微薄的生活費，每天都在屋邨或商場等周而復始地重複「倒垃圾」、「抹玻璃」等動作，與惡臭和垃圾為伍又沒有掙脫的希望，受傷勞損更是兵家常事。問題來了，究竟什麼人會願意接受香港人都抗拒不已的工作？〈潔淨皇后〉坦言不少女清潔工都來自中國大陸，往往因為離鄉別井嫁給港人，即使在國內有過學歷和資歷都不獲承認。由於無法繼續從事原有的工種，為了生存只好接受工時長、工作環境惡劣的非技術工作。〈潔淨皇后〉一針見血地點出，「潔淨皇后」出現的關鍵乃是「一出邊境學歷練歷遭打折扣，操鄉音會被視做外星的怪獸」的殘酷現實。

無論說得多開放多包容，不容否認的是，香港一直是個階級森嚴的社會。如果一名學歷和資歷不獲承認的婦女要在香港謀生，很有可能便不得不投身女清潔工的工作餬口，尤其是「操鄉音」所意味着的等級秩序和異類身份，逼使不少「新來港婦女」退出清潔工作以外的求職行列。根據「謝安琪團隊」對〈潔淨皇后〉一詞的詮釋解畫，他們在進行創作前的資料搜集時，發現原來若干「潔淨皇后」原是運動員或高學歷身份，只是因為跨境和邊界才使得過去的一切落空，為下一代打拚，儼然成了她們堅忍苦幹的動力。可惜每天所過着無親無友、夫妻齟齬、生活空間狹小等現實，令她們過着牢獄生涯般沒有尊嚴的生活，甚至鬧出倫常慘劇——

「有過夢向上游 奮發做單車手 怎知與他邂逅 跨境變身潔淨皇后 斷氣為了薄酬 更變賣了自由 心中那小宇宙 不可發揮跌入泥石流 每晚與幼女配偶困在六十呎 滯留有螞蟻有惡臭有眼淚汗液臉上流 開始抑鬱但尚未認識到摯友 夫妻爭執亂罵後大打出手」

在《你們的幸福》中，還有一首題材類近的〈浮雲〉。林若寧所寫的〈浮雲〉強調了「新來港婦女」在國金所象徵的中環價值面前，有着一種「無法植根」（香港）的無奈感。然而，周博賢筆下的「新來港婦女」世界，更形直白殘酷。她們的隱忍都是基於非常現實的考慮，如讓子女在香港接受教育、制度上（國內戶籍被取消）無法走回頭路等等。皇后們惟有寄望子女可以脫貧，使得她們的奴役得到終極救贖——「斷氣為了薄酬 更變賣了自由 心中那小宇宙 不可發揮變做籠內獸 絕處想拂袖 卻沒法放手 冷眼亦要接受 冷語亦要接受 總之這天以後 專心去當潔淨皇后 已再沒有慾求 已變賣了自由 只想幼女以後 可擺脫這噩運和毒咒 就算要屈就 也未會放手」

毫無改變命運資本的社會底層人士，正正是周博賢一直念茲在茲的弱勢社群。沒有尊嚴的工作生涯、窘迫的生活環境，乃是香港病態社會的徵兆。為文之時，為十一月卅日花園街大火慘劇翌日，謹此向死難者和家屬致哀，也向香港致哀。

〈潔淨皇后〉

作曲：英師傅
填詞：周博賢
主唱：謝安琪

抹過掃過擦過刮過用力弄走污垢/與過重過臭過百計大袋垃圾毆鬥/扭傷腰骨被雜物爛樽整損手/一周七天為活命在屋邨搏鬥/放棄了兩老放棄了舊日熟悉好友/決意帶四歲幼女與異地伴侶聚頭/一出邊境學歷練歷遭打折扣/操鄉音會被視做外星的怪獸/有過夢向上游 奮發做單車手/怎知與他邂逅 跨境變身潔淨皇后/斷氣為了薄酬 更變賣了自由/心中那小宇宙 不可發揮跌入泥石流/每晚與幼女配偶困在六十呎/滯留有螞蟻有惡臭有眼淚汗液臉上流/開始抑鬱但尚未認識到摯友/夫妻爭執亂罵後大打出手/有過夢向上游 奮發做單車手/怎知與他邂逅 跨境變身潔淨皇后/斷氣為了薄酬 更變賣了自由/心中那小宇宙 不可發揮變做籠內獸/絕處想拂袖 卻沒法放手/冷眼亦要接受 冷語亦要接受/總之這天以後 專心去當潔淨皇后/已再沒有慾求 已變賣了自由/只想幼女以後 可擺脫這噩運和毒咒/就算要屈就 也未會放手